



# 最好吃的糖果

强韬

“你找到最好吃的糖了吗？”“当然，就在我手里握着。”“为什么是这个？”“它实现了我的梦想。”

小镇上来了个卖糖的商贩。很多人都去围观。

对于远道而来的这么新奇的东西，定居于此的人们从未见过，只是远远凑过去，闻到一股特别的气息，轻轻用舌尖碰触，也传来一阵沁人心扉的香甜。

“哦，天啊！看看这些小东西，多么令人欢愉！”

起初，这只是些小巧玲珑的方糖，一个一个堆在竹篓里，像一块一块木头，堆叠摆放得多么整齐。后来加入了许多果酱，变成了不同的样子：遥远天边的彩虹，悠然自得的白云……

女孩站在橱窗边，静静地趴在玻璃上，盯着一枚星星形状的糖果，眼神里闪动着些许光亮。“老板！我要这个！”从稚嫩的声音里能听出这样的决心。

这枚星星状的糖果，被女孩慢慢撕开包装，拿起来细细端详，抬起手用它挡住太阳溢出的光线，就好像是星星本身在发光。或许这枚星星，在多久以前，真的是一颗星星。

在小孩的世界里，所有的矛盾都可以用糖果解决——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些糖果，他

们认为：“幸福就是有糖吃！有糖吃就是幸福！”这简简单单的小食品，逐渐在儿童的生活中变成了一种货币，又在丰富的生活中，成为一种信物。

微风吹过风铃，传出某种奇妙而治愈的幻想，阳光透过窗户的影子也散落在她的脸上。从睡梦中醒来，蹦蹦跳跳的下床，拿起纸飞机旁未吃完的糖果，又开心地放回嘴里，放在心上。遥远的山坡上坐着的男孩，还在玩弄着手里的纸飞机，她跑过去，把糖果又塞进男孩的嘴里。男孩在笑，她也在笑。

“我要做出最好吃的糖果！”

好吃的糖，这听起来是多么扑朔迷离。好吃是有多好吃？“小姑娘，要尝尝吗？这可是用本店的‘镇店之宝’做出来的——最好吃的糖果！”

最好吃的糖果，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多大的诱惑，但貌似并不合适她的口味。最好吃的糖，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些大人忙忙碌碌，回答不了她的问题。她只能和男孩一起躺在山坡的草地上，盯着那片拥吻白云和彩虹的天空。

“最好吃的糖，一定比那个白云好吃，还要比那个彩虹好吃！”

最好吃的糖果，会有飘散的香气，还会维持味道的永恒，又或者会解开尘封的记

忆？可她只知道，最好吃的糖果，吃下去一定是最幸福的感觉！

城市的甜品店生意越来越火，逐渐忙不过来。

“这个小孩要过生日了，10寸蛋糕一个。”“嘿，面包烤好了吗，货架已经空了！”“这位顾客想买糖果，糖果的货架去哪里了？”糖果的货架？真是被遗忘的东西。哦，原来在这个角落里。尽管无人问津，但这里的糖果还是崭新如初。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糖果，在面包、蛋糕的拥挤下，逐渐失去了最纯洁的香甜。

“嘿，看看这些糖果！”店员放下半块面包，在糖果货架上挑了一个放进嘴里。“哦，天哪，看看对面的超市吧，那么便宜的豆子甚至卖的不如隔壁夫人的一杯豆浆！”

她默默地看着那些陈旧而又崭新的糖果。走过去拆开包装，轻轻放到嘴里。可这些糖果一点都不甜。

在店里学习着制作那么多种类的甜品，她的技艺逐渐超过了所有人，各种配料的比例和奶油与果酱的调和都无法难倒这位女士。

她突然就渴望坐上了回小镇的列车，去看看那窗前的纸飞机、山坡上成群的牛羊、一阵一阵从远方传来的钟声，还有那星星一样的糖果，那纯净得像阳光一样的幸福……



“大姐姐，大姐姐！”她的手突然被牵住，一位，小女孩望着在糖果货架上一颗星星一样的糖果，奶声奶气地说：“能给我拿一下吗？它一定好吃吧？”

“当然，这是最好吃的糖果。”她这样回答。

最好吃的糖果！就像她一直坚持的梦想、永恒的纯净，在心底永存。



走过青春

## 忆知青的“朋友”大黄

李爽如

### “我的第二故乡”——北京知青回延安掠影



● 知青们在曾经洒满自己汗水的拓家河水边合影



● 北京知青代表在安塞镰刀湾小学将知青捐赠的新书包发放给每个学生



● 曾在王瑶水库工作过的北京知青在水库合影留念

1971年，由于知青人数减少，李渠公社对知青实行并队管理，将高家沟、窑则沟的知青点合并到崖里坪村。

知青们聚到了一起，知青点又热闹了起来。这里的条件比沟里强多了，村子紧挨着公路，距离延安不到三十里。交通便利，赶集去李渠公社也就二三里路。每当村子西边的八一炼铁厂粉碎矿石的机器轰轰隆隆地响起，全村的狗就烦躁不安地叫起来，知青养的那条名叫大黄的狗也不例外。

大黄是别的知青点带来的狗，谁也不知道它从哪儿来的，经常卧在知青窑洞门口。虽然没有什么任务，但它还是认真地履行着它自认为守护知青的职责。

大黄通体黄色，短毛泛着亮光，尾巴时常卷翘着，两只耳朵总是竖起来，听人说应是幼年时用剪刀剪短过。按现在的话说，算是给宠物做了个美容。剩饭菜和泔水是它的主食，有时也到处瞎跑，打打野食。到了晚上，它忠实地守卫在知青住的窑洞外面，外人别想靠近窑洞半步。

延安飞机场修整跑道要用沙子，生产队长把拉沙子的活派给了我们几个年轻后生。任务是当地取沙子装上驴车，运到机场，一天两趟，单程二十里地。施工方按立方米验收，队里给我们记全天的工分。

天刚亮，我们每人套好了各自的驴车，正准备去装沙子，大黄跑来了。它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好像乞求我们带它去。我们想，带上大黄还可以解解闷儿。于是朝它招招手，大

黄听话地随着驴车队出发了。装上沙子的驴车队缓缓前行。我们几个后生步行在车的一侧，偶尔吆喝一下牲口。大黄时而跑在最前面，返回来，又落在最后面，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大黄每跑一段路，就抬起后腿，在路边滴几滴尿，留作标记。据说狗能闻着自己的尿味找到回家的路。

一天下午，送完沙子空车返回时，大家无聊地坐在驴车上。不知谁提议赛赛谁的驴车跑得快。话音刚落，第一辆驴车已经奔了出去。人常说快马加鞭，这儿是快驴加鞭。后生们高声吆喝着，使劲扬鞭抽打着驴屁股，毛驴们扬起四蹄狂奔。

身后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谁也没在意。一辆卡车在我们减速的驴车队边上飞驰而过。只听大黄一声惨叫，已经躺在了公路上。可恶的司机和卡车迅速地消失在转弯处。

卡车是从大黄身上压过去的。它急促地喘息，低声地呻吟着，用渴望生存的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在它身上看不出有什么外伤。我们连忙把它抬上车，拉回村里。知青们围了过来，老杨给大黄检查了伤势。从外表看，肋条骨断了几根，腿也受了伤。内脏是否受伤，谁也不知道。

大黄的生命力真顽强，我们给大黄开了小灶，三天以后它居然能站起来了。

知青点养了一头猪，光吃不长个。老乡抓的猪仔和我们的猪仔是同一窝的。人家的已经是大猪了，知青的猪比人家的小好几

号。大家一致同意杀猪。

农村杀猪的活儿知青可干不了，只能打打下手。支好案子，烧好了开水。几个小伙子把猪的前后蹄子结结实实地两两一捆。杀猪的胳膊挽袖子，猪在声嘶力竭的哀嚎中毙命。接完猪血，几个老乡在猪腿上刺开一个小口，用气筒往里打气。不一会儿，猪就被气充得鼓鼓的。再用细绳子把刺开的小口扎住。刮猪毛是个技术活儿，要用开水一边烫，一边刮。动作还得快，慢了水凉了就刮不下来了。很快，白格生生的猪体被分割成几段。当然少不了给帮忙的每人一份。大黄伤势好转了，无声无响，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晚上，猪蹄子煮好捞出来晾着。大黄依旧在窑洞前守护着，缕缕诱人的肉香在微风里飘散。

开饭了，不知谁发现猪蹄子少了两个。大家都没有深究，但心里却都猜疑着。女生怀疑男生偷吃了，男生怀疑女生偷吃了。大黄耷拉着眼皮若无其事地卧在门口。忽然间，我发现大黄的肚子圆圆的。

“一定是大黄偷吃了猪蹄。”我说。果然，在草丛里发现了骨头，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家大笑起来，原来是大黄给我们下的套，让我们之间产生了误会。知青本身就应当相互信任，怎么能相互怀疑呢？

大黄没有错，是我们的错。伤病员本身就需要补补，人不给它补，它只有自己心疼自己了。

## 粮站老吴

崔济英

打麦场忙完，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其实心里都不太踏实，因为那年地里的庄稼长得不是特别好，众人都是心知肚明。另外，各家还要盘算着最终能分到多少粮食。特别是那些人口多、劳力弱的农家，还必须考虑要给队里交多少钱？向谁借钱？才能把分到的粮食装到自家的粮食屯。

队里给各家分粮食之前，要交公粮。小队凑了几辆架子车，由小毛驴在最前面拉，人在每辆车前驾着辕，由队长带队，几个人往公社粮站走。

公社粮站位于公社那条唯一的街道顶端偏西的位置，一排房子，院落规模不算太大，人也少，仅几个人，不过装粮的粮库不小。“来了！先在外面等。”粮站老吴从院里远远地看到我们这队人马，就扬了一下手，喊了句。

其实我早就认识公社粮站的老吴。记得插队初期，我们遇到了青黄不接的时节，屋里的粮食缸已是“弹尽粮绝”。有时会挨饿；有时遇到老乡，能给块糜子馍；有时还到队里的人家蹭上一顿饭。后来知道公社有个粮站，于是就找到那里，想买点粮食。

可到了公社粮站，不管我们怎么说，老吴就是不卖给我们，让人有点无奈。

老吴当年可能是粮站管事的，有近四十的样子，白净脸，没长胡子，有点小秃顶，给人一种很难缠的样子。看得出，老吴天生不

黑，看长相明显不是陕北人。现在还记得，他说自己是南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南京离陕北黄陵县那么远，他怎么还会跑到离县城几十里地的塬上来？现在明白了，公家的饭碗一旦端上，哪里需要，就得去。

正想着，只见老吴手里拎个铁家伙走了出来。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是粮食筒子，或粮食取样器，类似考古工作者或盗墓人用的洛阳铲。与洛阳铲不同的是，铁家伙的最前端带尖，可以翻转。将粮食取样器插到粮食口袋内，随即即将粮食取样器转动，一部分粮食便流入前端的空隙。再转动粮食取样器把手，就可以封住前端空隙，让进入空隙的粮食出不来。铁家伙从粮食口袋抽出，这部分粮食就可以被带出来，以便检查其干湿度、杂质多少。这是粮站工作人员用来抽检上交公粮的工具。

这会儿正赶上交公粮的旺季，不能耽误一点时间。上午，粮站刚上班没多久，公社各个小队来交公粮的架子车已经排到了院子外面。老吴粮站工作多年，是个老手。只见他动作娴熟、麻利，丝毫不拖泥带水。他随便挑了我们一辆车，快速将粮食取样器插入一个装粮的大长口袋，又迅速单手将手把转了一下，随即抽出粮食取样器，然后手抬高，又旋转一下，粮食取样器前面空隙中漏进去的小麦粒逐步滚入他另外一只纤细的手掌。他用食指捏了一

下手中的粮食，细细查看，并用拇指与食指捏了一颗小麦放在嘴里咬了咬。

只见老吴示意队长过去，队长急忙上前。老吴扬起手，队长连忙将那双手张开，粮食从细薄的手中丝丝滑入满是茧子的大手。

“你们自己看看！这是麦壳、土块！另外，麦子也没干透。不行，不能入库！你们得拉回去！”

我们来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大家从地里忙收割，到场院抢场扬、脱粒，又拉车赶过来，我们庄稼人不都吃的这个粮食吗？

老吴见状没说话，转身就走。队长紧跟着他左右转着，估计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最终老吴终于松了口，我们拉来的粮食虽然不能入库，但可以拉回去。粮站借给我们风车、筛子，让我们立刻清除粮食里多余的麦壳及小土块。

就这样，我们把拉来的粮食一袋一袋在公社粮站的院子里整整过了一遍。忙了大半天，谁也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好在那天天气不错，老天爷也放了我们一马。最终，经老吴检查，粮食全部合格。

小队公粮总算交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人、驴、车回到村，天都黑了。

当时，大家都有点恨老吴。现在回想，粮站老吴算是位好员工，没有这样的人把关也真不行。